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删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品藻下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晉陽秋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鄧粲晉紀曰鯤與王澄之徒慕竹林諸人散首披髮裸袒箕踞謂之八達故鄰家之女折其兩齒世爲謠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有勝情遠槩爲朝廷之望故時以庾亮方焉

世論溫太眞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閒溫常失色溫氏譜曰晉大夫郤至

封於溫子孫因氏居太原祁縣爲郡著姓

支道林目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簡文初封會稽王

或問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

王丞相辟王藍田爲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眞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澹處故當不如爾以懷祖狷隘故也

或問林公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好談諧善屬文辭爲當世所重

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於許（宋明帝文章志曰綽博涉經史長於屬文與許詢俱與負俗之談詢卒不降志而綽嬰綸世務焉續晉陽秋曰綽雖有文才而誕縱多穢行時人鄙之）▲

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謂條暢也）

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若羲之而言勝朗之）

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彊正吾愧

刘云人人同

刘云有尊謝輕何之意

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

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羊祜德高一世才經夷險淵源蒸燭之曜豈喻日月之明也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脩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按太尉劉寔論王肅方於事上好下佞已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王郗志性儻亦同乎

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前篇及諸書皆云王公重何充謂必代已

王云此方言意云也只如此故非譽之也

刘云傖奴北人

又云語甚有气

王云刘尹大是刀薄人

愚云如此更高

相而此章以手指地。意如輕詆。
或濤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

郄司空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
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郗愔別傳曰愔字方回高平金鄉人
太宰鑒長子也。淵靖純素。無執無競。簡私暱罕交游歷會稽內史。侍中司徒
王曰此
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
方回。故是常奴耳。

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
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
美。中興書曰裕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頹然無所修綜而物自宗之

劉云篤論

○簡文云何平叔巧累於理嵇叔夜儁傷其道理本眞率巧則乖其致道唯虛澹儁則違其宗所以二子不免也

撫軍問殷浩卿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

劉云此不肯遜又不敢競之辭

王云妙於自誇晉書自收一卿字何嘗千里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爲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

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所不及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桓溫別傳曰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邪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加黃鉞使入叅朝政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

劉云此語能長人器貫

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已輒取之故當出我下 續晉陽秋曰殷浩爲揚州欲以抗桓桓素輕浩浩未之憚也 簡文輔政引

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羣心

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 謝氏譜曰奉弟聘字弘達歷侍中廷尉卿 學義不及孔巖 中興書曰巖字彭祖會稽山陰人父愉黃門侍郎巖有才學歷丹陽尹尚書西陽侯在朝多所匡正爲吳興太守得民和後卒于家 居然

自勝言華任天眞也

○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亦在坐續晉陽秋曰桓伊字叔夏譙國銍人父景護軍將軍伊少有才藝又善聲律加以標悟省率為王濛劉惔所知累遷豫州刺史贈右將軍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何如衛虎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虎衛玠小字玠別傳曰永和中劉眞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或問杜弘治可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比其間可容數人江左名士傳曰劉眞長曰吾請評之弘治膚清叔寶神清論者謂為知言

○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

[illegible]與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為優之言謂□者勝之云

濛小字也都美也司馬相如傳曰閑雅甚都語

林曰劉眞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淸長

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類秀之任率也

○○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西陽郎嚴也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乃勝也

劉云非謂公問弘度答那知許

○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玄小字也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晉諸公贊曰李重字茂曾江夏

事
王云樂令素著
重不怨有此論
然極是扶翼世
教語

鍾武人。少以清尚見稱歷吏部郎。平陽太守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晉陽秋曰趙王倫篡位樂廣與滿奮崔隨進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晉諸公贊曰趙王爲相國。取重爲左司馬。重以倫將篡。辭疾不就。敦諭之。重不復自治。至於篤甚。扶曳受拜。數日。卒。時人惜之。贈散騎常侍

○

謝公語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王脩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宛陵。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中興書曰羲之自會稽王友改授臨川太守王述從驃騎功曹出爲宛陵令述之爲宛陵

劉云罰令亦屬矜行

劉云自佳

多脩爲家之具。初有勞苦之聲。丞相王導使人喻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後屢臨州郡。無所造作。世始嘆服之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劉惔別傳曰。惔有儁才。其談詠虛勝。理會所歸。王濛畧同。而叙致過之。其詞當也

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

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

劉云似僕其下而思當林公

無云外貌

因曰安石故相爲雄阿萬當裂眼爭邪中興書曰萬器量不及安石雖居藩任安在私門之時名稱居萬上也

王僧恩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僧恩王禕之小字也王氏世家曰禕之字文劭述次子少知名尚尋陽公主仕至中書郎未三十而卒坦之悼念與桓溫稱之贈散騎常侍

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其有才而無德也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

爭名

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支遁傳曰遁神悟機發風期斯得自然超邁也

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史記曰廉頗者趙良將也以勇氣聞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遣相如送璧秦。秦受之。無還城意。相如請璧示其瑕。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王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秦王謝之後秦王使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筑。趙以相如功大。拜上卿。位在廉頗上。曹蜍蜍曹茂之小字也。曹氏譜曰。茂之字永世。彭城人也。祖韶。鎮東將軍。司馬。父曼。少府卿。茂之仕至尚書郎。李志晉百官名

曰。志字溫祖江夏鍾武人李氏譜曰志祖重散騎常侍父慕。純陽令。志仕至員外常侍南康相

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猯狢啖盡言人皆如曹李質魯淳慤則天下無姦民。可結繩致治然才智無聞功迹俱滅身盡於狐狸無擅世之名也

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魏氏春秋曰。山濤通簡有德秀咸。戎伶朗達有儁才。於時之談。以阮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倫也若如盛言則非無臧貶。此言謬也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奇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王黄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王氏譜曰。操之字子重。羲之第六子。歷秘書監。侍中。尚書豫章太守。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放屈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宋明帝文章志曰。獻之善隸書。變右軍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章草疎弱殊不及父。或訝獻之云。羲之書勝。不莫能判。有問羲之云。世論卿書不逮獻之。答曰。殊不爾也。它日見獻之問。尊君書何如。獻之不答。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笑而答曰。人那得知之也。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續晉陽秋曰。獻之文義並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也。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

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
飯葱菜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
皆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
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邪侯即
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
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
磊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庭丹裘褐不完入門
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
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爲吏徑出
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
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
陵羣萃司馬相如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
從遊說之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
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
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
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
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
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

居市。不耻其狀。託疾避官。虞
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有人問袁侍中袁氏譜曰。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祖王孫。司徒從事中郎。父綸。臨汝令。恪之仕黃門侍郎。義熙初為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故殷作誄云。荊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答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謂超拔也。

補　中朝人共論少正卯。孔子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

正卯。戮之于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盜跖。莊子襍篇曰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往說之盜跖乃方休卒徒泰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前見謁者盜跖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其惡孰深有人云。少正卯雖姦。不至剖人

充膳盜跖爲甚。顏光祿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卯爲甚。衆莫能屈。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不中謂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犬可爲羊火不熱目不見龜長於蛇丁子有尾白狗黑連環可解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蓋辯者之囿也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戶前睹王爽小字也問古詩中何句爲最。睹思未答。孝伯詠所遇無故

○○ [illegible]云亦可尊其父耳王中郎記[illegible]便勝一

○○

物焉得不速老此句爲佳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中興書曰謐字雅遠丞相導孫車騎劭子有才器襲爵武岡侯位至司位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轉臥向壁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年。領軍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過坦之而無年。故致此論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瑾集敘曰瑾字仲璋。南陽人。祖遐。父暢。暢娶王羲之女生瑾瑾有才力歷尚書太常卿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答曰樝。梨橘柚各有。

其美莊子曰樝梨橘柚其味相反皆可於口也

舊以桓謙比殷仲文晉安帝紀曰仲文有器貌才思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季琰與兄元琳。並有美稱。季琰又出元琳右。時人爲之語曰。法護非不佳法護珣小字僧彌難爲兄僧彌珉小字。

○補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款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南史曰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補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神明太遒已魏書㥄字長孺清河東武城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歷覽羣書兼有詞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令皆㥄所為仕至東兗州刺史

○補

霍王元軌唐書曰元軌唐高祖第十四子也始封吳王少多才藝太宗嘗問羣臣朕子弟中孰賢魏徵曰惟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上問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漢之間平也因改封霍王。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中宗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

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池周迴四十里。長安志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

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官昭容

唐詩紀事曰。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死。母鄭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踰月。母戲曰。稱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衆篇並作。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朝廷靡然成風。當時屬辭大抵浮靡。然皆可觀。昭容力也。韋后之敗。斬闕下。

選一首爲新翻御製曲。從臣各認其名而懷之。唯沈宋二詩不下。

唐詩紀事曰。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與沈佺期劉允濟傾附易之。及敗。貶瀧州參軍。逃歸。景龍中諂事太平公主。後安樂公主權盛

復往諂結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太平發其贓
遷越州長史賦詩流傳京師睿宗立以諂險盈
惡流欽州賜死沈佺期字雲卿相州人除給事
中考功郎受贓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長流驩州
稍遷台州錄事參軍入計召見拜修文直學士
侍宴為弄辭悅帝賜牙緋尋為太子詹事唐書
曰佺期善屬文尤長七言與宋之問齊名時稱沈宋 又移時一紙飛墜乃
沈詩也昭容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落句微臣
雕朽質羞覩豫章材蓋辭氣已竭宋猶陟健舉
沈詩曰法駕乘春轉神池象漢迴雙星遺舊石
孤月隱殘灰戰鷁逢時去恩魚望幸來山花緹
騎遶堤柳幔城開思逸橫汾唱歌流宴鎬杯微
臣雕朽質羞覩豫章材宋詩曰春豫靈池會滄
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蓂全
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沈灰鎬飲

周文樂汾歌漢武材不
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補

宋世嘗目莊周為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王莽高似孫子略曰道德三千言辭潔旨謐澹然六經之外其用則易也莊周則不然淩滌沉濳若老於玄者而泓崢蕭瑟乃欲超遙於老氏之表是以其說意空一塵倜儻峻拔無一毫蹈襲沿仍之陋極天之荒窮人之偽放肆遹演如長江長河滾滾灌注泛濫乎天下又如萬籟怒號澎湃洶湧聲沉影滅不可控搏率以荒怪詭誕狂肆虛曠不近人情之說瞽亂而自呼至於法度森嚴文辭雋健自作瓌新亦一代之奇才乎戰國多奇士荀卿之學有志斯世者也魯連之辯獨善其身者也寓言一書非深乎道者未易造此顧獨以滑稽發之士至於無所用其才而猶區區焉矯拂世俗之弊者不亦悲悲乎方是時天下大壞蕩不可支攘奪爭凌斷然一律

其意思有以激之回之。矯之夷之。肆意無忌以放乎離矯世之私。曾不一二。而亂天下之過。特不可免於中。若其言。托孔子以自致其過者。二十有九章。又言堯禹文王太公之事。皆非詩書所見。而竊快其無稽之論。狎聖傷道玆亦甚矣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六代祖玄則。爲宋弘儒。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文中子之父銅川府君。諱隆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開皇四年。文中子生。府君筮之。遇坤之師。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予必能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後再徵不至。謂所親曰。我高祖。始家於河汾。有墳壠於玆四代矣。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

李云朱子自道

又云此言大謬

見在通後矣

遠而至。咸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大業十三年。有疾。謂門人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謚曰文中子。悉次其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一百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其列爲八十卷。朱熹論曰。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及其無以自託。乃據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五帝三王之列。今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

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

規箴上

〇三〇補嚴子陵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是光。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終不能屈。與侯司徒書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腰領絕。侯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此狂奴故態（皇甫謐高士傳曰霸與光素舊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少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京房與漢元帝共論因問帝幽厲之君何以亾所任何人答曰其任人不忠房曰知不忠而任之何邪曰亾國之君各賢其臣豈知不忠而任之房稽首曰將恐今之視古亦猶後之視今也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尤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及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是非而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亡所任何人上曰君亦不明而臣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任之邪將以爲賢邪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是任賢而理任不肖而亂自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納賢何爲卒任不肖以至亡於是上曰亂亡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亂亡之君房曰齊桓二世何不以幽厲疑之而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邪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曰自陛下即位盜賊不禁刑人滿市云云問上曰今治也亂也上曰然愈於彼房曰前二君皆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曰今爲亂者誰房曰上所親與圖事帷幄中者房指謂石顯及充宗顯等乃建言宜試房以郡守遂以房爲東郡顯發其私事坐棄

布。

高義方造馬季長。辭不見。義方覆刺爲書曰。伏聞高問。爲日已久。冀一見龍光。（小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叙腹心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周公父兄文武九命作相。以尹蔡夏。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史記曰。伯禽就封。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見。宜哉季長大媿。追請。徑去。（漢雜事曰。高彪字義方。吳郡人。志尚甚高。遊太學。博覽經史。善屬文。）

魏文爲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三國志曰。陳思王植。建安十九年。徙封臨淄侯。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爲之羽翼。幾爲太子。而植任性。不自彫勵。文帝御之以術。宮人左右。並爲之說。故定爲嗣。曹公一日諮於賈詡。魏略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太祖領冀州牧。以爲太中大夫。是時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魏志曰。紹愛少子尚。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

辛評郭圖等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紹卒。配等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由是譚尚有隙。太祖軍至西平。譚尚舉兵相攻。皆敗走。劉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表死。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讐隙。至於傾覆。

○補

蜀先主嘗因旱儉禁酒。刑吏於人家檢得釀具。欲令與釀酒者同罰。時簡雍從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釀者。蜀志曰。簡雍字憲和。涿郡人。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荆州。與麋竺孫乾同爲從事中郎。常爲談客。往來使命。後拜昭德將軍。優游諷議。性簡傲

跌宕。在先主坐。猶箕踞傾倚。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卧語。無所爲屈

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躭。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環濟吳紀曰。休字子烈。吳大帝第六子。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孫綝廢少主。迎休立之。銳意典籍。欲畢覽百家之事。頗好射雉。至春。晨出莫反。唯此時舍書。崩。諡景皇帝。條列吳事曰。休在位烝烝。無有遺事。唯射雉可譏。

劉公忠臣之言

孫皓皓別見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吳錄曰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忠鯁有大節篤志好學初爲建忠校尉雖有軍事手不釋卷累遷左丞相時後主暴虐凱正直彊諫以其宗族彊盛不敢加誅也

何晏鄧颺令管輅作卦云不知位至三公不卦成輅稱引古義深以戒之颺曰此老生之常談輅別傳曰輅至洛陽何尚書問易中九事皆明因謂輅曰聞君非徒善論易至於分蓍思爻亦爲神妙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頃夢青蠅數十來鼻頭上驅之不去有何意故輅曰鴟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桑椹則懷我好音況輅心過草木注情葵藿敢不盡忠唯察之爾昔元凱之相重華宣慈惠和仁義之至也周公之翼成王坐以待旦敬慎之至也故能流光

六合萬國咸寧然後據鼎足而登金鉉調陰陽而濟兆民此履道之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望雲赴景萬里馳風而懷德者少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士又鼻者艮也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今青蠅臭惡之物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必至之分也夫變化雖相生極則有害虛滿雖相受溢則有竭聖人見陰陽之性明存亡之理損益以爲衰抑進以爲退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下曰大壯謙則裒多益寡大壯則非禮不履伏願君侯上尋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則三公可決青蠅可驅鄧曰此老生之長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也

晏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爲難交疏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

嵇康遊於汲郡山中。遇道士孫登。遂與之遊。康臨去。登曰。君才則高矣。保身之道不足。康集序曰。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親樂之。魏氏春秋曰。登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觀之。登復大笑。時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文士傳曰。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姓。登名。字公和。康聞。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

良妙。康每蕭然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王隱晉書曰。孫登。即阮籍所見者也。嵇康執弟子禮而師焉。魏晉去就。易生嫌疑。貴賤並沒。故登或默也

晉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傳後意。諸名臣亦多獻直言。帝嘗在陵雲臺上坐。衛瓘在側。欲申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悟。因笑曰。公醉邪。晉陽秋曰。初。惠帝之爲太子。咸謂不能親政事。衛瓘

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也。後因會醉。遂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欲言者何邪。瓘欲言而復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也。帝後悉召東宮官屬大會。令左右齎尚書處事。以示太子。令處決。太子不知所對。賈妃以問外人。代太子對。多引古詞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宜以見事斷。不宜引書也。妃從之。泓具草奏。令太子書呈。帝大說。以示瓘。於是賈充語妃曰。衞瓘老奴。幾敗汝家。妃由是怨瓘。後遂誅之

王夷甫婦。郭泰寧女。晉諸公贊曰。郭豫。字泰寧。太原人。仕至相國參軍。知名早卒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晉百官名曰。陽。字景祖。高尚人。武帝時爲幽州刺史。語林曰。陽性遊俠。盛暑一日詣數百

劉云非夫

劉云但意不在錢言錢何害又云人性不同其亦不繫於富王隱此言非也如隱言王安豐豈貪於夷甫邪

家別賓客與別常與門遂死於几下故懼之猶漢之樓護。漢書遊俠傳曰護字君卿齊人學經傳甚得名譽母死送葬車三千兩仕至天水太守郭氏憚之。夷甫驟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晉陽秋曰夷甫善施舍父時有假貸者皆與焚券未嘗謀貨利之事王隱晉書曰夷甫求富貴得富貴資財山積用不能消安須問錢而世以不問為高不亦惑乎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補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慢傲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王隱晉書曰。石崇字季倫。石苞子。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爲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後爲趙王倫所殺。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流涕諫。帝許之。命酌酒一酣。從是遂斷。鄧粲晉紀曰。上身服儉約。以先時務。性素好酒。將渡江。王導深以諫。帝乃令左右進觴。飲而覆之。自是遂不復飲。克己復禮。官修其方。而中興之業隆焉。

王云此乃匿名計

劉云終是賢人

謝鯤為豫章太守。從大將軍下至石頭。敦謂鯤曰。余不得復為盛德之事矣。鯤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已後。日亡日去耳。鯤別傳曰。鯤之諷切雅正。皆此類也。敦又稱疾不朝。鯤諭敦曰。近者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內。實懷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民望以從衆懷。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時人以為名言。晉陽秋曰。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

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王云。卽此是眞可作司空。

陸玩拜司空。玩別傳曰。是時。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爲知言。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瀉著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此覘大有

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

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愼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補 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一

十八條陳

貧宜其貴爽無殊滌者於公亦

大抵乍寒自不見寒大抵各自寒盡

志。

青講交遊彼入後無適終之入友男女不遵又古籍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二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補

規箴下

祖士言深好奕棋。王處叔晉書曰。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家貧無資。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謂之曰。禹惜寸陰。帝王世紀曰。禹有聖德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不聞數棋。祖云。聊用忘憂耳。處叔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今晉未有書而天

下便復舊事蕩滅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記述使有裁成管應仲遠作風俗通漢藝文志曰應劭篤學多聞撰風俗通以辯物名號釋時嫌疑崔子真作政論後漢書曰崔寔字子真少沈靜好典籍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論當世事數十條名為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蔡伯喈作勸學篇後漢書曰邕所著獨斷勸學釋誨詩賦碑誄凡百四篇傳於世唐藝文志小學類有蔡邕勸學篇一卷史游作急就章漢書注曰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凡書三十二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

○○

世言集得鄭重　情　小矜二字　又云敘　畫

皆無聞由無所述也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何必傳奕而後忘憂哉祖遂發書薦隱修史帝以問鍾雅事遂不行。

郗太尉晚節好談既雅非所經而甚矜之中興書曰鑒少好學博覽雖不及章句而多所通綜後朝覲以王丞相末年多可恨每見必欲苦相規誡王公知其意每引作它言臨還鎮故命駕詣丞相丞相翹須厲色上坐便言方當乖別必欲言其所見意滿口重辭殊不流王公攝其次曰後面未期亦欲盡所懷

○

顧公勿復談郄遂大嗔冰衿而出不得一言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桓氏譜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學博士道恭歷淮南太守偽楚江夏相義熙初伏誅）時爲賊曹參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箸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補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

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諷誦朗暢詞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殷顗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荊州興晉陽之甲春秋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寅吉射者君側之惡人往與顗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顗荅曰我病自當差正憂汝患耳晉安帝紀曰殷仲堪舉兵顗弗與同且以己居小任唯當守局而已晉陽之事非所宜豫也仲堪每邀之顗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遂以憂卒

王緒王國寶相爲脣齒並上下權要王氏譜曰緒字仲業

○○○補

太原人。祖延。父乂撫軍。晉安帝紀曰。緒爲會稽
王從事中郎。以佞邪親幸。王珣。王恭。惡國寶與
緒乱政。與殷仲堪克期同舉。內匡朝廷。及恭表
至。乃斬緒以說諸侯。國寶平北將軍坦之第三
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不用。安薨
相王輔政。遷中書令。有妾數百。從弟緒有寵于
王。深爲其說。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
爲孝武所待不爲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車胤
又爭之。會稽王既不能拒諸侯
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大不平其如
此乃謂緒曰。汝爲此欻欻。曾不慮獄吏之爲貴
乎。
史記曰。有上書告漢丞相欲反。文帝下之廷
尉。勃既出歎曰。吾嘗將百萬之軍。安知獄吏
之爲
貴也。

王國寶搆謝太傅於孝武帝。太傅患之。帝一日

召桓子野飲。太傅亦在坐。帝命桓吹笛。桓神色無忤。即吹爲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筝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筝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勅御妓吹笛。桓又言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令召之。奴既吹笛。桓便撫筝而歌曹子建怨詩。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殷節慷慨。俯仰可觀。太傅泣下沾襟。乃越席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處不凡。

○補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韓詩外傳曰：昔周道之隆，召伯在朝，有司請召民。召伯曰：以一身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暴處於棠下而聽訟焉。詩人見召伯休息之棠，美而歌之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補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邪？聊想斯理久

已得之。爲復酬來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補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南史曰。靈運父瑍。生而不慧。位秘書郎。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宣遠曰。非汝莫能。王儉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幼能屬文。宋黃門郎。幼童傳曰。瞻幼而聰悟。五歲能通玄理。乃與晦曜。南史曰。曜。小字阿多。弘微之兄。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弘微等。宋書曰。弘微。初名密。曾祖萬。晉西中郎將。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居身清約。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

案正。

補

王仲寶小時，叔父僧虔。南史曰，僧虔，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太子詹事。僧虔釋褐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嘆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撫之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手書崔子玉座右銘貼之。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補

顏延之兒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嘗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大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

補

孔中丞二弟在官覬弟道存從弟徽頗嘗贓賄嘗請假還東中丞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

作賈客那。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南史論曰。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

○補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嘗於御坐曲宴。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南齊書曰。武陵昭王曄。高帝第五子也。毋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學字。遂工篆法。性剛穎儁出。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故無寵。未嘗處方岳。

○補

王長史至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語諸子曰

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南史曰王騫字思寂太尉儉之子也性凝簡慕樂廣之爲人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有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任至度支尚書加給事中

補齊高宗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南史曰輔國將軍蕭季敞麄猛無行嘗於爾縫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南史曰思遠立身簡約

補陳江州諸子多事豪侈江州不悅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語之曰麈尾蠅拂是王

諸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南齊書曰。陳顯達。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武帝徵為侍中。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有畏懼之色。子十餘人。家既豪富與。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勿以富貴凌人。豫廢鬱林之勳。進爵為公。東昏立內懷疑怖。舉兵襲建鄴。敗死。子皆伏誅。

○補

湘東王繹。梁書曰。元帝諱繹。武帝第七子也。初封湘東王。簡文被弒。乃即位於江陵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按司馬光通鑑。梁大寶元年。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遣王僧辯次巴陵。繹有他志。僧辯一再有功。復令且頓尋陽。以待兵集。及綱弒棟廢。始遣東下。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早下。心甚

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斂手言曰。殿下都無下意。南史曰。蕭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有文才。能書。善畫。起家爲湘東王法曹參軍。梁書侯景傳曰。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

○○補

王方慶在政府。劉昫唐書曰。王方慶。雍州咸陽人。周石泉公褒之曾孫。官至太子左庶子。博學好著述。尤精三禮。其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唐書曰。方慶長子光輔。開元中。官至潞州刺史。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唐紀曰。則天嗣聖元年二月。廢皇帝爲盧陵王。幽於別所。仍改賜名

哲。夏四月。遷盧陵王哲於均州。明年三月。遷盧陵王哲於房州。

○補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唐書曰。谷那律。魏州人。淹識羣書。褚遂良目爲九經庫。官至弘文館學士。

○補 蕭至忠依太平公主 唐詩紀事曰。至忠。蕭德言之曾孫。相中宗。後從太平公主謀逆伏誅。明皇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耳。唐書曰。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擢御史中丞。太平公主用事。至忠遣使申意。求爲京職。召拜刑部尚書。至忠清儉刻己。然簡約自高。無所賑施。及籍沒。財產甚豐 復當國。遇宋璟於道。宋曰。非所望於蕭傅。唐詩紀事曰。太平公主。武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妾。唐書曰。太平公主。以誅二張

功。加號鎮國睿宗誅韋氏。公主與謀。由此權震天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

補

呂大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後援。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爲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

補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皆貶謫。柳得柳州。宋祁唐書曰。柳宗元。字子厚。父鎮。肅宗時侍御史。宗元第進士博學弘詞科。爲

○補

御史。裴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三人者奇其才。受得政引内禁近。欲大進用。俄而叔文事敗。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宗元既放斥。其文思益深堙厄感鬱。一寓諸文。世號柳柳州。年四十七卒。

劉得播州。柳以禹錫須侍老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唐書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元和元年。尊爲皇太后。冊禮畢。憲宗御紫宸殿宣赦。太后居興慶宮。

韓魏公執政。監司有非其人者。崔公孺進曰。公居陶鎔之地。宜以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害人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公今何乃置之通

衢涑水紀聞曰。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甚嚴憚之

◎○補

陳恭公宋史曰。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平章事。卒。贈侍中。禮官韓維議謚。言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士大夫無述焉。不勤成名矣。請謚爲榮靈。詔謚恭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春秋元命苞曰。嘉置弧北指一大星爲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趙曄吳越春秋曰。范蠡旣佐越滅吳。爲書遺大夫種曰。吾聞天

有四時。春生冬伐。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惟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兎已盡良犬就亨。夫越王爲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與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蠡遂辭於王乘扁舟。出入三江五湖。人莫知其所適後有讒文種於王者。王賜種以屬盧之劍

捷悟

楊德祖爲魏武王簿。時作相國門始搆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文士傳曰。魏武爲丞相修常白事。知必有反覆教豫為荅對數紙以次牒之而行勑守者曰。向白事。必教出相

反覆著披此次第連荅之已而風吹紙次亂守者不別而遂錯誤公怒推問修慚懼然以所白甚有理終亦是修

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荅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

於字爲絶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絶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五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于江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沉旬有七日瓜偶沉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按曹娥碑在會稽中而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也異苑曰陳留蔡邕避難過吳讀碑文以爲詩人之作無詭妄也因刻石旁作八字魏武見而不能了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衡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廻師。時人服其幾決。

王敦引軍壘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温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按晉陽秋鄧紀皆云。敦將至。嶠燒朱雀橋以阻其兵。而云未斷大桁。致帝怒。大爲譎謬。一本云。帝自勸嶠入。一本作敢飲帝怒此則近也召諸公來。嶠至不

請。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顔，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嘆王機悟名言。

劉云：此等後人不能亮也，哀哉。

○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故桓溫常曰：京口酒可飲，箕可用，兵可使。郗於事機素暗，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於道上，聞信至，急取牋，視竟，寸寸毀裂，便回。還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得牋大喜，即詔轉公督五郡會稽太守。晉陽

秋日。大司馬將討慕容暐。表求申勸平北將軍愔及袁眞等嚴辦。愔以羸疾求退。詔大司馬領愔所任。按中興書。愔辭此行。溫責其不從。轉授會稽。世說爲謬。

○補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群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得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履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卒

○補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悅出之梁書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瓛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補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仕至特進金紫大夫

○補

劉士章爲南康相。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機悟多能。初爲齊高帝行參軍。仕梁。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補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祖嶷。馮翊太守。父季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詩書。父母恐其躭書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燃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一時。爲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獻文皇帝子。敏而躭學。雅好屬文。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悲彭城詩肅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肅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退謂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

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爲占事也

○補

令狐相鎮淮海日唐書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是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爲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氺傷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郄雙鉤兩日全諸賓莫能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氺傷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

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三十水。揚州大明寺第十二。

○補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唐同光中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佗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洞庭乃沅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楚志曰洞庭湖濶數百里。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撫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

聞卿郡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

夙惠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

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劉云此語極未易亞元充勝

○○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耶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蟾蜍者何月陰也蟾蜍亦陰也而與兔

並明。陰繫於陽也。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太尉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儁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輙引小者人問其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中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

王云註不如

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韙後至。同坐以告。韙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二語自可傷

魏氏春秋曰。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方八歲九歲。融見收。弈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二子曰。安有巢毀

王云。此論甚正。

而卯不破者哉。遂俱見殺。世語曰。魏太祖以歲儉禁酒。融謂酒以成禮。不宜禁。由是惑衆。太祖收寘法焉。二子齠齔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辟。二子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辟。裴松之以爲世語云融兒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懸了禍患。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固亦有過成人矣。安有見父被執。而無變容。奕棊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已之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尚猶若茲。而況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也。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佳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

收之將加戮父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補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爲豫州刺史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吾曰英雄忌人旣出下東堦劉玄德從西堦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補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遷擢太子輔義都尉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傳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

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爲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懀定。見之後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義校尉。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

劉云字形語勢殊亦可奇第二

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犬曰。宗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統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何晏七歲。明惠若神。魏武奇愛之。因晏在宮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人問其故。荅曰。何氏之廬也。魏武知之。即遣還。魏略曰。晏父蚤亡。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其時秦宜祿阿鰥。亦隨母在宮。並寵如子。常謂晏為假子也。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枝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荅

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其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旣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補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

王云年十歲遍後
古冏

○○

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荅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邪荅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顧愷之家傳曰敷字祖根吳郡吳人滔然有大成之量仕至著作郎二十三卒在牀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瞑於燈下二兒共敘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

劉云非小兒語
王云不辨傍涉
又曰見註引經
又恰破的

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張玄之顧敷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嘗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懕。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大智度論曰。佛在陰菴羅雙樹間。入般涅槃。臥北首。大地震動。諸三學人。僉然不樂。郁伊交涕。諸無學人。但念諸法。一切無常。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

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晉百官名曰孫潛字齊由太原人中興書曰潛盛長子也豫章太守殷仲堪下詩王國寶潛時在郡逼爲谷議參軍固辭不就遂以憂卒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孫放別傳曰放字齊莊監君次子也年八歲太尉庾公召見之放清秀欲觀試乃授紙筆令書放便自疏名字公題後問之曰爲欲慕莊周邪放書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莊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於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謂賓客曰王輔嗣應答恐不能勝之孝

長沙王相

劉云竟是小兒
云子敬故慕人

○孫盛爲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邪。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補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春秋傳曰。楚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預曰。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遂拂衣而去。

韓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著襦尋作複褌兒云已足不須複褌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為國器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

劃不盡而則

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老子曰。躁勝寒。靜勝熱。此言夜靜寒。宜重肅也。謝公出歎曰。上理不減先帝。簡文帝善言理也。

桓宣武薨。桓南郡年五歲。服始除。桓車騎與送故文武別。桓沖列傳曰。沖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因指語南郡。此皆汝家故吏佐。玄應聲慟哭。酸感傍人。車騎每自目已坐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坐還之。鞠愛過於所生。

王泰泰小字■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

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和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補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鄉瑯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補

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藺以孝義稱。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

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楫。大中大夫。筠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補

蘇頲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二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爲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爲相裴談孟啟本事詩曰。談中宗朝爲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紀事曰。頲父瓌。字昌容。武功人。以正立朝相中睿二宗。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

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皆歎異之。鄭綮開天傳信記曰。環初未知頲處。頲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環。頲羅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環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孼耶。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環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兎。環乃召頲詠之。立呈詩。環大驚。繇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下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〇〇補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問奈何以臣伐

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唐書曰。高郢。字公楚。渤海修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言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補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罷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掋言小郎君戲運

鐵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馬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因辱見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爲林甫所嫉。子武神氣儁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補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禁中。有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

年二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荅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字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国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自嵩潁赴行在。陳古今成敗之機。延致臥内。動皆咨

問。汝稱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補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王雱字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補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彝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達。有遠識。至大中。後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長沙人。工畫神佛。畫陶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釵。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卽易之。

李卓吾批點世說補卷之十二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三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豪爽

○補趙温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温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爲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爲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

於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諧捷神氣豪上
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

劉云自是可傳

王處仲世許高尚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敝
左右諫之處仲曰吾乃不覺爾如此者甚易耳
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出路任其所之時
人歎焉鄧粲晉紀曰敦性簡脫口不言財其存尚如此

劉云四則皆處仲至此欲盡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
暮年壯心不已魏武帝樂府詩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
缺

王云老驥故自豪此意未可怜

劉云如此復何語耶

劉云似謂檻致人手古言俗字容有通用

饑心不振

晉明帝欲起池臺。元帝不許。帝時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曉便成。今太子西池是也。丹陽記曰。西池孫登所創。吳史所稱西苑也。明帝脩復之耳。

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回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於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氣。加爾日音調英

[illegible]然以是勝王 [illegible] 今人[illegible] 江所小[illegible]身

劉云溪刻雖不可知要是苦語

發叙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繫才其狀磊落一坐歎賞旣散諸人追味餘言于時潯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中興書曰馥周撫孫也字湛隱有將略曾作敦掾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皇甫謐高士傳曰陳仲子字子終齊人兄戴相齊食祿萬鍾仲子以兄祿為不義乃適楚居於陵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後能視身自織屨令妻擗纑以易衣食嘗歸省母有饋其兄生鵝者仲子顰顣曰惡用此鶂鶂為哉後母殺鵝仲子不知而食之兄自外入曰鶂鶂肉邪仲子出門哇而吐之楚王聞其名聘以為相乃夫婦逃去為人灌園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于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駛。世將倚船樓長嘯神氣甚逸。丞相謂太尉曰世將為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王廙別傳曰廙字世將。祖覽父正廙性倨傲。不合己者面拒之。故為物所疾。終平南將軍。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

不節。

言其可歎

○陳林道在西岸陳逵別傳曰逵字林道潁川許昌人祖准太尉父畛光祿大夫逵少有幹以清敏立名襲封廣陵公黃門郎西中郎將領梁淮南二郡太守晉陽秋曰逵爲西中郎將領淮南太守戍歷陽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吳錄曰長沙桓王策少有雄姿風氣年十九而襲業衆號孫郎平定江東爲許貢客射破其面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豈可復立功乎乃謂張昭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大皇帝授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閒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盡其心我不如卿愼勿北渡語畢而薨

劉云小名鎮惡遂能斷瘧第不知當時桓溫覩此見不

年二十有六。於是竟坐不得談。

○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温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贈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衆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史學。累有戰功。任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

兮載雲旗。離騷九歌少司命之辭。耳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

無人。

不以此爲達

○○桓玄西下。入石頭。外白司馬梁王奔叛。續晉陽秋曰。梁王珍之。字景度。中興書曰。初桓玄簒位。國人有孔璞者。奉珍之奔壽陽。義旗旣興。歸朝廷。仕至太常卿。以罪誅。玄時事形已濟。在平乘上。笳鼓並作。直高詠云。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阮籍詠懷詩也。

○補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爲業。慤任氣好勇。不爲鄉

曲所知。

補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亦李重老。

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靑成藍、藍謝靑、師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奏、謚爲貞靜處士。

補　裴寬罷郡西歸。

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景雲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居、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人以鹿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天寶中、歷任陞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

貶睢陽太守遷東臨淮入爲禮部尚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僮豪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授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補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待詔翰林。唐書曰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臥

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
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
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
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
遇赦還。卒於宣城。

登華山落鴈峯。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峯直上。晴霽可覩。

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也。其內五星五帝座。

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詩品曰。朓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補

滕達道微時。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illegible]文飾。洞見肺腑。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illegible]

害。落職。知𨻶州。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曰。天

吾薦。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善

無功。謗書滿篋。郎聖何罪。毀言日聞。

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正。

○補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

府多引用一時聞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搖動衍。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

在外舅杜祁公家。宋史曰。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夫曰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未足多也記

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授張良爲留侯

容止

○補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賜之子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

云晏養宮中
未有明帝
未富

稽郡獻越布。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魏志曰。玄爲黃門侍郎。與毛曾並坐。玄甚恥之。曾說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玄爲羽林監。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麪。旣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按此言。則晏之妖麗。本資外飾。且晏養自宮中。與帝相長。豈復疑其形姿。待驗而明也。

補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典略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爲漢侍中。守尚書令。謚

云何其間爽

爲人美偉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
以私欲撓意年五十薨謚曰敬侯以其名德高
追贈太尉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廁還
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
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爲我如何
令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
心嚬眉見者皆以爲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
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頹唐如玉山之將崩魏略曰李豐字安國衛尉李義子也識別人物海内
注意明帝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爲誰
以安國對之是時豐爲黃門郎改名宣上問安
國所在左右公卿即具以豐對上曰豐名
乃被於吳越邪仕至中書令爲晉王所誅

○○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蕭蕭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王戎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炤。視日不眩。

○○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岳別傳曰。岳姿容甚美。風儀閑暢。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

[illegible]所嗤[illegible]之談也[illegible]亦然

太沖絕醜（續文章志曰思貌醜顇不持儀飾）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語林曰安仁至美每行老嫗以果擲之滿車張孟陽至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投之亦滿車二說不同）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喜同行時人謂之連璧（八王故事曰岳與湛著契故好同遊）

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晉書曰帝諱衷武帝太子在位十七年中毒而崩）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臥

閭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名士傳曰楷病困詔遣黃門郎王夷甫省之楷回眸屬夷甫云竟未相識夷甫還亦歎其神儁。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荅曰君未見其父耳。康也。

劉伶身長六尺貌甚醜顇而悠悠忽忽土木形

姣。梁祚魏國統曰。伶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宇宙爲狹。

○補 陸士龍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玠別傳曰。驃騎王濟玠之舅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吾與外生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劉云覺甥之好

○○衛玠從豫章至下都。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看殺衛玠。玠別傳曰。玠在羣伍之中。寔有異人之望。齠齔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上。咸曰

誰家壁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壁人。按永嘉流人名曰玠以永嘉六年五月六日至豫章。其年六月二十日卒此則玠之南度豫章四十五日。豈暇至下都而亡乎。且諸書皆云玠亡在豫章。而不云在下都也

劉大婦人語

王丞相見衛洗馬曰。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若不堪羅綺。玠別傳曰。玠素抱羸疾。西京賦曰。始徐進而羸形。似不勝乎羅綺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石崇金谷詩叙曰。王詡字季胤。瑯邪人。王氏譜曰。詡夷甫弟也仕至修武令。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

劉云水月金用此語似切以論

〇

劉云諸許猶言一切

〇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省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晉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爲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周伯仁道桓茂倫嶔崎歷落可笑人或云謝幼與言

庾子嵩長不滿七尺腰帶十圍頹然自放。

周侯說王長史父。王氏譜曰訥字文開太原人祖默尚書父祐散騎常侍訥始過江仕至新淦令形貌既偉雅懷有槩保而用之可作諸許物也。

劉云觀此語元規魏我何想

劉云丘壑意盡殷

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旄仗下形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王敬豫有美形問訊王公王公撫其肩曰阿奴

恨才不稱。又云。敬豫事事似王公。

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面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江左名士傳曰。永和中。劉真長謝仁祖。共商略中朝人士。或曰。杜弘治清標令上。爲後來之美。又面如凝脂。眼如點漆。粗可得方諸衛玠。時人有稱王長史形者。蔡公曰。恨諸人不見杜弘治耳。

三國人物兩雄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稜。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宋明帝文章志曰。溫爲溫嶠所賞。故名溫。吳志曰。孫權字仲謀。策弟也。漢使者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並有才秀明達。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魁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晉陽秋曰。宣王天姿傑邁。有英雄之略。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劭別傳曰劭字敬倫丞相導第五子清貴簡素研味玄賾大司馬桓溫稱爲鳳雛累遷尚書僕射吳國內史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大奴劭也中興書曰劭美姿容持儀操也

林公道王長史歛衿作一來何其軒軒韶舉。語林曰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時人謂之達也

時人目王右軍飄如遊雲矯若驚龍

王長史嘗病親疏不通林公來守門人遽啓之曰一異人在門不敢不啓王笑曰此必林公。按郝

劉云雪中宜爾

林曰。諸人嘗要阮光祿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此則林公之形。信當醜異。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腳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眞人想。晉陽秋曰。尚善音樂。裴子云。丞相嘗曰。堅石挈腳枕琵琶。有天際想。堅石。尚小名。

王長史爲中書郎。往敬和許。爾時積雪。長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著公服。敬和遙望。歎曰。此不復似世中人。

簡文作相。王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語王。卿嘗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

王云此東亭媚語劉云石恐未肯得沒

劉云與神君語映

○

劉云意態略似云不成語

○

○

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續晉陽秋曰。帝美風姿。舉止端詳。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僕射謝安。

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海西公奕。別見。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便自有寢處山澤間儀。

謝公云。見林公雙眼。黯黯明黑。孫興公見林公稜稜露其爽。

○庾長仁與諸弟入吳欲住亭中宿諸弟先上見羣小滿屋都無相避意長仁曰我試觀之乃策杖將一小兒始入門諸客望其神姿一時退匿一說是庾亮。

○有人歎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補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鑒爲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補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

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補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韶。何偃。爲一雙。

補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宋武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景滁時年二十一。

氣調雅贍視聴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瀹。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爲吳興太守。

○補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累辭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卒。諡貞白先生。

補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澈。隋書曰。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帷就學。楊玄感舉兵。以爲謀主。屢戰克捷。上號

魏公。設壇即位。歸身於唐。封邢國公。煬帝見之。隋書曰。帝諱廣。文帝第二子。弑父自立。承富强之業。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人。窮後極欲。巡狩揚州。爲宇文化及所弑。謂宇文述隋書曰。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開皇初。拜居衛大將軍。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代宗朝。拜幽州盧龍節度使。留京師。涇原兵作亂。奉泚爲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信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信最寢陋。自稱甘草。門

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佶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佶清勁溫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補

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言〇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處別傳曰：處少孤，不治細行。晉陽秋曰：處輕果薄行，州郡所棄。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

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孔氏志怪曰。義興有邪足虎。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大噉人。郭西周時謂郡中三害。周即處也。）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

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爲忠臣孝子。晉陽秋曰。處仕晉爲御史中丞。多所彈糾。氐人齊萬年反。乃令處距萬年。伏波孫秀欲表處母老。處曰。忠孝之道。何當得兩全。乃進戰。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曰。此是吾授命之日。遂戰而沒。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據胡牀指麾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

辭厲非常機彌重之定交作筆薦焉虞預晉書曰機薦淵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騄驥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夫枯岍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倫即辟淵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補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南史曰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

怙。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參軍。高帝爲南兗州伯玉從。轉驃騎中兵參軍。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大見親信。永明元年以事伏誅。

○補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略遊。父思旻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旻。乃放鷹紲犬。向舟而拜。思旻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思旻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父緒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清言。與從

叔稷俱有令譽歷殿
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羨

○補　郭林宗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補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范曄

後漢書曰。庾乘字世遊。潁川鄢陵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補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爽儁。終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以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特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作兩髻。葛帬。策杖路邊窺之。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阿龍。丞相小字。不覺至臺門。

○○劉云至無緊要語懷則相似

王丞相過江。自說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復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欲一作歎。

○○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己敵石崇。甚有欣色。王羲之臨河敘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

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
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石崇金谷詩序
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
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
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
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
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
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
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
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
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
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
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

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史
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啟求住。曰。下官

希見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

○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口晉安帝紀曰昶字彥達平昌人父馥中護軍昶矜嚴有志局少為王恭所知豫義旗之勳遷丹陽尹盧循既下昶慮事不濟仰藥而死嘗見王恭乘高輿被鶴氅裘于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

○袁彥道袁耽別見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袁氏譜曰耽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女正適謝尚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補王曇首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

辟琅琊王大司馬屬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運稱歎

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

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

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

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

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補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

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帝亦歎曰。

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補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翳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名最高。仕至新安太守。

○補

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㥄之子也。潔白善容止。神彩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九日登雲龍門。㥄瞻皆侍宴。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瞻父子。

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

曰。昨見崔倰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傳人傷懷。

○補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覲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畧獨遊須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一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貞素。從與相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

嘗躬耕東臯。時人號東臯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爲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爲墓誌。

○○補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索靖所書。羊愔能書人姓名曰。敦煌索靖。張芝姊之孫。官至征南司馬。善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體。飄乎若遊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躍驚雲。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補

閻立本善畫。宋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

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 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諡爲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奬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奬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

名。世號蕭李。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李冗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補 蘇司業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毋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補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

使至內宴歷視諸學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

樓臺相公。王聖塗灑水燕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潘小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三

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四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删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傷逝

龔勝卒。楚父老來弔。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賞武。為中官所害。後漢書曰。竇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狡猾無狀者。送北寺獄。會曹節等共劫后奪璽書。令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

亭。陽都郭林宗哭之於野檀弓曰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慟絕

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詩。一瞻烏爰止

不知於誰之屋小雅正月詩。

○范巨卿與張元伯為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交。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

章殷子徵晨夕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

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

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
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
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
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恍然覺寤。
便往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
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母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
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
人。皆爲揮涕。范執紼引。柩乃得前。謝承後漢書曰式少

云世說半傳
者還妙無一語
不落陳腐
劉云正應送客

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
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可託死
吾殁後。以屍埋巨卿戶前。裂素為書。以遺巨卿。
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為死友。
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
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
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
有典刑。小雅蕩詩。

王仲宣好驢鳴。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
人。曾祖龔。父暢。皆為漢三公。粲
至長安。見蔡邕。邕奇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吾不及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避亂荊
州。依劉表。以粲貌寢通脫。不甚
重之。太祖以從征吳。道中卒。既葬。文帝臨其

盡能驢鳴　○○

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說其母。人之所好。儻亦同之。

王濬沖爲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韋昭漢書注曰。壚。酒肆也。以土爲墮。四邊高似壚也。顧謂後車客。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亾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山河。竹林七賢論曰。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別見）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爲墮淚碑。）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

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爲卿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既作驢鳴。賓客皆笑。孫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賓客皆怒。

[illegible]一語實境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蚤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爲之慟。一說是王夷甫喪子。山簡弔之。

○有人哭和長輿曰。峨峨若千丈松崩。

衛洗馬以永嘉六年喪。謝鯤哭之。感動路人。（流人名曰。玠以六年六月二十日亡。葬南昌許徵墓東。玠之薨。謝幼輿發哀於武昌。感慟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咸和中。丞相王教曰。衛洗馬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玠別傳曰。玠咸和中故遷於江寧。丞相王公教曰。洗馬明當改葬。此若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牀。鼓琴作數

王[illegible]有餘痛

○○

王長豫獨

○○

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爲庾兒婦恢別傳曰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祖誕司空父靚亦知名恢少有令聞稱爲名賢避難江左中宗召補主簿累遷尚書令庾氏譜曰庾亮子會娶恢女名文虎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搜神記曰初庾亮病術士戴洋曰昔蘇峻事公於白石祠中許賽[illegible]

下牛。從來未解。爲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果亡。靈鬼志謠故曰。文康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看者。於岸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鴉。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東後連徵不入。尋薨下都葬焉。

〇〇王長史病篤。寢臥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慟絕。濛別傳曰。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沛國劉惔。與濛至交。及卒。惔深悼之。雖友于之愛。不能過也。

〇〇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霣喪。風味轉墜。支道傳曰。法虔。道林同學也。儁朗有理義。遁甚重之。常謂人曰。昔匠石廢斤於

郢人。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運斤斲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牙生輟弦於鍾子。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選之間。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之。以為在者無足為之鼓琴也。推己外求。言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亾矣。郤後一年。支遂殞。

王云支公乃爾。那名理何在。

○

戴公見林法師墓。支遁傳曰。遁太和元年。終於剡之石城山。因葬焉。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理緜緜。不與氣俱盡耳。王珣法師墓下詩序曰。余以寧康命駕之剡石城山。卽法師丘

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其為時賢所惜如此

王子敬與羊綏善。綏清淳簡貴。為中書郎。少亡。王深相痛悼。語東亭云。是國家可惜人。羊氏譜曰。綏字仲彥。泰山人。父楷尚書郎。綏仕至中書侍郎。

王東亭與謝公交惡。中興書曰。珣兄弟皆謝氏。以猜嫌離婚。太傅既與珣絕婚。又離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王在東聞謝喪。便出都詣子敬道。欲哭謝公。子敬始臥。聞其言。便驚起曰。所望於法護。王於是往哭。督帥刁約不聽前。曰。官平生在時。不見此客。王亦不與語。直前哭甚慟。

不執末婢手而退。末婢。謝琰小字。琰字瑗度。少子。開率有大度。爲孫恩所害。贈侍中。司空。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子建箜篌引。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

…靜默。秉操無競。美姿容。善笑言。…草隸。羊氏譜曰。孚即欣從祖。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亾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琳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歎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獻之以泰元十三年卒年四十五。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幽明錄曰泰元中有一師從遠來莫知所出云人命應終有生樂代者則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復不過少時人聞此咸怪其虛誕王子猷子敬兄弟特相和睦子敬疾屬纊子猷謂之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請以餘年代弟師曰夫生代死者以已年限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賢弟命既應終君侯算亦當盡復何所代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篤恒禁來往聞亡便撫心

既悅都不得一聲背卿瀆
後進師之言信而有實。

孝武新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何憐擲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依悠。上爲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爲文章曉音律爲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事別見。

○補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補

王威明亡後昭明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

一稱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謂孝綽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童。年十二。通五經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侍東宮。為昭明太子所禮。仕至太子中庶子。

補

梁簡文

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弒之。為侯景幽縶。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氏。遂為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題壁敍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

此令也如何。三國典略曰。論文負所納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

眭夸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夸。北史隱逸傳曰。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投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浩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

秦。不受其驟馬。亦不復責。及浩沒。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

○補

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岍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補

嘗宣徽頗涉書道。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貪夫之鉤餌。櫑戈開邊。技劒訐。叛。死生倉卒。

不顧。及其死也，一棺蔵身，萬事都已。悲夫。東坡事略

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為萊蕪尉。有平賊功，授保信軍留後。契丹入寇，眞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召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補 王君公遭亂不去，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汚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補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毋疾之，不得

止舊廬。旨作小菴於側。徑如舊。

○補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也。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嵇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

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灞陵山中。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王云有為之教四字甚深

○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𠺕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迺向人嘯也 魏氏春秋曰阮籍常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遊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

而已。籍聞而從之，談太古無為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先生翛然曾不眄之。籍乃嘐然長嘯，韻響寥亮。蘇門先生乃逌爾而笑。籍既降，先生喟然高嘯，有如鳳音。籍素知音，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陽精晦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俛仰間，貧賤何必終。竹林七賢論曰：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李廞是茂曾第五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在臨海，住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欲招禮之，故辟為府掾。廞得牋命，笑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假人。文字志曰：廞字宗子，江夏鍾武人。祖康，秦州刺史。父

劉云如二公僧看

重。平陽太守。世有名望。歆好學。善草隸。與兄式齊名。璧疾不能行。坐常仰臥彈琴。讀誦不輟。河間王辟太尉掾。以疾不赴。後避難隨兄南渡。司徒王導復辟之。歆曰。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永和中卒。歆嘗爲二府辟。故號李公府也。式字景則。歆長兄也。思理儒隱有平素之譽。渡江。累遷臨海太守。侍中。年五十四而卒。

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阮裕別傳曰。裕居會稽剡山。志存肥遁。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老子曰。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揚子曰。蜀莊沈冥。李軌注曰。沈冥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

○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

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中興書曰：何準字幼道，廬江灊人，驃騎將軍充第五弟也。雅好高尚，徵聘一無所就。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于時名德皆稱之。年四十七卒。有女為穆皇帝后，贈光祿大夫，子惔讓不受。

○南陽劉驎之，高率善史傳，隱於陽岐。于時符堅臨江，荆州刺史桓沖將盡訏謨之益，徵為長史，遣人船往迎，贈貺甚厚。驎之聞命，便升舟，悉不受所餉，緣道以乞窮乏，比至上明亦盡。一見沖，因陳無用，翛然而退。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值己匱乏，村人亦如之。甚厚為鄉閭

王云註佳

王云按此語似
深吸六藝用舒

所安。鄧粲晉紀曰。驎之字子驥。南陽安衆人。少尚質素。虛退寡欲。好遊山澤間。志存遁逸。桓沖嘗至其家。驎之方條桑。謂沖。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遂詣其父。父命驎之然後乃還。拂短褐與沖言。父使驎之自持濁酒葅菜供賓。沖敕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之意也。沖為慨然。至昏乃退。因請為長史。固辭。居陽岐。去道斥近。人士往來。必投其家。驎之身自供給。贈致無所受。去家百里。有孤嫗疾將死。謂人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驎之身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其仁愛皆如此。以壽卒。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後周詣翟。翟不與語。晉陽秋曰。翟湯字道淵。南陽人。漢方進之

□□□中語雖諒□□為光答□□而陰刺庾公不能自刻夜光也

○○

劉云少孤名陋□□萬年何辜

後也。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illegible]多寇。鬪湯名德。皆不敢犯。潯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徵國子博士。不赴。主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終于家。

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袁宏孟處士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間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

降志。時人奇之。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眞。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淸流激於堂宇。乃閑居研講。希心理味。庾公諸人多往看之。觀其運用吐

納風流轉佳加已處之怡然亦有以自得聲名乃興後不堪遂出僧淵氏族所出未詳疑是胡人尚書令沈約撰晉書亦稱其有義學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續晉陽秋曰逵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隱會稽剡山國子博士徵不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戴氏譜曰逯字安丘譙國人祖碩父綏有名位逯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仕至大司農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范宣未嘗入公門韓康伯與同載遂誘俱入郡

○○

○補

○

王云此許故未

…詩

范便於車後趨下。續晉陽秋曰。晉少尚隱遁。家于豫章。以淸潔自立。

許掾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廌。隱居頤志。不應辟命。一郡號爲高士。

郗尚書中興書曰。郗恢字道胤。高平人。父曇。北中郎將。恢長八尺。美鬚髯。風神魁梧。烈宗器之。以爲藩伯之望。自太子左率。擢爲雍州刺史。與謝居士善。常稱謝慶緒。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檀道鸞續晉陽

秋曰謝敷字慶緒會稽人崇信釋氏初入太平山中十餘年以長齋供養為業招引同事化納不倦以母老還南山若耶中內史郗愔表薦之徵博士不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占云以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既美才藝而交遊貴盛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中興書曰徽之卓犖不羈欲為傲達放肆聲色頗過度時人欽其才穢其行也

補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

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於臨松薤谷

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

此鳥安可籠哉。天錫遺璠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子車不停轍。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綬。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窻下臥。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補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

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鄉閭所稱宋高祖辟主簿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補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㥀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illegible]

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澗飲孔淳之訪之信宿不去神思[illegible]豁

補

江湛舉王景玄爲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寢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有富人羅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

宿予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波波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冲大慚。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補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爲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曉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補

魚復侯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爲魚復侯。爲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

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居江陵欲遊名山齎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補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韶令和潤善於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衛率

○補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

少學。有美譽。位至太子詹事。

補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琅邪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爲外祖何準所貴。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迨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

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違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初爲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不就。卒。

補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曰。秦阮倉所記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錄集以傳眞識之士。

補

王沙彌沙彌。王駢小字也。北史曰。駢字叔朗。北海劇人。沈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爲儀同大將軍。母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

水。圖經曰。洛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華縣入於河。蘇軾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與范陽盧元明。北史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見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士。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

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爲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大司農卿。

補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補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爲。隱居不仕。高士廉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竇益州遺以衣服。逼爲鄉正。劉昫唐書曰。竇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鄭國公恭之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

○補

○補

三云此爲今人種菖蒲之祖

芷屬僧置館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屬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廻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官情。

王摩詰蓺蕙蘭。用黄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本傳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

友裴迪。泛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譚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補

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唐書曰。眞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眞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爲監察御史。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爲楊炎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張志和來謁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輿地志曰。苕溪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爲一

○補 王云宋人諱慎每以謹代何元朗所見乃宋刻本何既不為改

○補 訂張又謂未知何據特為著出以祛觀者之疑

○補

溪故曰雪也。又云。西水激射。雪然有聲。謂之雪溪。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慎選。而語林作謹選。未知何據。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眞宗欲大用。固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嘗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

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眞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鉤輈。頗爲士夫所稱。

○補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山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夢扁舟遊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于坡。坡呼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

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爲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孺。汪藻。迭薦之。召爲諫議大夫。周煇清波雜志曰。師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嘗[illegible]